

峥嵘岁月

汪征权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序

我们是中共莲湖乡老干部支部的全体党员，与汪征权同志共事多年，他既是我们的老领导，又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传阅《峥嵘岁月》后，对书中记述的人和事备感亲切，并产生了共同为之作序的强烈愿望。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并担任基层领导职务。在大家的眼中，他是一个孜孜以求的人，不管做什么工作，事不成不回头，非常有韧劲。他以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严谨态度，历时八年之久，终于在八十一岁时完成了对历史往事的生动叙述。那是一个激情昂扬的时代，为政治热血沸腾，为创业战天斗地，为希望不舍昼夜。如今我们都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许多记忆逐渐模糊，但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激情岁月却一直铭记在心，无法忘怀。我们阅读历史往事，回忆逝去的岁月，仿佛时光倒流，让人感奋不已。

作者生于旧社会的贫苦家庭，仰仗父母的开明，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新中国诞生之际，他投身时代洪流，积极参与新社会各项建设；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栉风沐雨、上下求索、艰苦创业，将全部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人民群众；退居林下后，依然心系桑梓，挥洒余热；耄耋之年，奋力笔耕，以自身的经历客观再现了解放后数十年间跌宕起伏的岁月风云。尤其可贵的是，他以唯物主义者的辩证思维，对历史往事作了理性分析和梳理，无论对事对人，都力求客观。庙堂之上忧其民，这是工作的本分；江湖之远虑其事，这是为人的秉性。通读全书，能让人知晓是非

峥嵘岁月

曲直,领悟世事哲理,懂得事荣物枯原自有序的道理。作者用一生的奋斗磨砺,参悟了人生的真谛。作为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和钦佩。

在作者的妙笔指引下,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在神游往昔岁月中,充实了晚年的时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如今都已成为历史往事。所幸的是,我们与作者一道在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中享受到了生命的精彩;在波澜壮阔的峥嵘往事中感受到了心灵的慰藉。我们用炽热的情怀拥抱了上天赐予的生命,用奋斗的足迹阐释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新世纪的阳光更加灿烂,神州大地到处欣欣向荣。科学发展,已经深入人心;社会面貌,正在日新月异。我们是幸运的,火热年华赶上了火红岁月;我们是有福分的,有生之年,迎来了国家昌盛。我们的胸膛中,除了豪迈,还要装下什么!

2010年重阳

前 言

我退休后,时与老友们串门。叙旧聊天中有人向我提议:“你与新中国同行,经历了那么多艰苦创业的难忘岁月,该把它记述下来,为后人留下完整了解那段历史的机会。”但我担心自己的写作能力,不敢有此奢望;后在老同事的不断鼓励下,我才有了写回忆录的想法;又因往事繁杂、时隔久远,我不知从何下手;加上农事劳作及家务缠身,迟迟未能动笔;直到退休十三年后,我终于拿起了笔,利用雨天、晚上和农闲时间,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断断续续竟然花了八年时间。

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是赶上了伟大的历史变革,享受了激情澎湃的美好时光;最自豪的是积极投身时代洪流,紧跟共和国成长的脚步一路前行;最欣慰的是经历了四十年阳光风雨的洗礼,无论是酸甜还是苦乐,都已成为了美好的记忆。

回忆往事,我收获颇丰,自认为很有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对自己一生的工作经历,做了全面回顾,作了理性梳理;其二,往事越千年,从头历数,自娱自乐,充实了晚年的生活;其三,为子孙留点笔墨,传承一点精神;其四,为地方修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拙作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自己的记忆、有关人员的座谈和多年工作累积下来的记事本。写作方式上,主要是以时间演变的大致顺序,简要介绍时代背景,概要叙述亲历的事件。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追溯投身时代洪流的工作历练;第二部分怅然回首“文

峥嵘岁月

革”往事；第三部分记述任职莲湖的创业岁月。写作原则为：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拙作成稿时，正逢我八十一岁生日。四十年来经风雨，八十头上忆沧桑，我止不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由于时间跨度大，可供参考的资料有限，对一些事情发生发展过程的叙述，可能会出现详略失当或不够准确。未尽如人意之处，相信会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2010年农历八月廿一日

目 录

第一部 投身洪流	历练成长	(1)
一、解放之年始工作	战士推举掌农会	(3)
二、新旧军队两重天	农民群众感受深	(7)
三、山林被盗祸端起	公正处理纷争平	(11)
四、洪水无情灾荒临	政府德策难关渡	(13)
五、土地改革开天地	翻天覆地聚人心	(14)
六、满腔热情理众事	家贫父病辞农会	(17)
七、教书育人海不倦	兴办夜校扫文盲	(19)
八、抗美援朝想参军	保家卫国捐物资	(22)
九、转任乡政府文书	当选村人民代表	(24)
十、调任供销社工作	参加合作化运动	(26)
十一、上调区委喜入党	肃反审查慎求真	(29)
十二、稻棉连作试验成	农民改进影响远	(31)
十三、虚报浮夸争“号外”	拔苗密植跟风潮	(34)
十四、找矿石翻山越岭	闹钢铁劳民伤财	(36)
十五、修渠道勇夺先进	护大坝荣获锦旗	(38)
十六、领队外出寻劳力	生产自救战饥荒	(46)
十七、节省口粮度时艰	自食其力蹲大队	(50)
十八、自力更生办农中	半工半读育人才	(52)
十九、经济困难人心浮	倾情交流思想稳	(54)
二十、领建联圩麻烦扰	违反规律工程废	(56)

峭嵘岁月

- 二十一、鸭鹊湖上搏前茅 巧换任务笑开颜 (59)
- 二十二、湖中筑堤长智慧 村内建坝便乡亲 (64)
- 二十三、鸣山金家搞社教 依靠群众结硕果 (66)
- 二十四、新石结缘众师生 理论实践皆获益 (69)
- 二十五、松林遭遇“大刀会” 群众路线显神威 (72)
- 二十六、富家坞村遇巧机 斗争残酷存余悸 (75)
- 二十七、指导生产棉豆丰 帮助群众受欢迎 (79)
- 二十八、贴近基层赢信任 整顿船厂显成效 (84)

第二部 文革往事 怅然回首 (87)

- 一、奉调水上文革始 大鸣大放破“四旧” (88)
- 二、运动升级造反兴 夺权靠边检讨忙 (90)
- 三、局面失控派性生 形势恶化亲情失 (93)
- 四、武斗爆发祸殃民 秘藏武器避风暴 (95)
- 五、斗争残酷痛伤亡 磨难临头险丧命 (100)
- 六、社员施救见真情 暗无天日盼光明 (108)
- 七、重上岗位慎“三查” 安定团结稳大局 (116)
- 八、老爷庙上斗风浪 千里水路慰船民 (120)
- 九、掌舵水上深调研 变革图强乐干群 (123)

第三部 湖畔日月 艰苦创业 (130)

- 一、访贤求智理思路 修好道路过新年 (132)
- 二、五次拼搏战险情 首渡洪灾幸安然 (134)
- 三、科研开路麦丰收 未雨绸缪渡灾荒 (141)

目 录

四、千军万马扎营寨	干群合力固长堤	(143)
五、全力建配套工程	苦战迎莲北新貌	(149)
六、兴建莲南八个利	风霜雨雪三秋冬	(158)
七、自力更生成典型	艰苦创业受表彰	(171)
八、方便生产利群众	南北分耕合民心	(173)
九、突发事件偶来临	快速反应迎刃解	(175)
十、风急浪高船遇难	临危施救险中行	(179)
十一、科学管理抓生产	棉粮双丰干群欢	(182)
十二、挖山整地垦荒山	植树造林兴花果	(188)
十三、开发后湖低洼地	精心建设养鱼池	(190)
十四、调兵遣将办高中	情留医才保健康	(194)
十五、文艺宣传鼓干劲	文体活动健身心	(198)
十六、包干到户政策好	丰产丰收社员喜	(201)
十七、政策宽松气象新	文娱活动蓬勃兴	(204)
十八、社会转轨滋乱象	保境安民依法行	(208)
十九、洪魔肆虐圩决口	抢险救灾保民生	(212)
二十、艰难曲折牵全县	堵口复堤抓关键	(222)
二十一、退居林下事农桑	余热献给新时代	(231)
附 录		(235)
跋		(243)
后 记		(245)

第一部

投身洪流 历练成长

1929年农历八月廿一日,我出生于鄱阳县莲湖乡汪家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共生养了五个子女,我因排行老大,格外受到疼爱。解放前,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做木工与租种田地维持,可想而知,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家庭虽然困难,父母双亲却很重视教育,他们克勤克俭,想方设法供我读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村,农民的日子都很拮据,农村教育非常落后,能进学堂念书的人很少。我因父母的开明,童年时期就进了私塾学习文化知识。父亲为了让我多读书,经常利用走村串户做木工的机会,为我搜集各种古书。他老人家曾用一担米的代价,为我换来了一套《御批通鉴》,共有二十本历史典籍,让我受益颇多。因本村私塾只开设低年级课程,我后来辗转孙坊、山背等地继续求学,前后历时9年。虽然是断断续续学习,但也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书籍,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

我读书期间,家中缺少劳力,尽管父母辛苦操劳,但家境仍然

贫寒。我便经常向私塾先生告假,跟着父亲下地干农活,有时还跟着父亲入户做木工。父亲曾当过轮流甲长,我年龄稍大后,曾代理父亲入户收取过保甲经费。我成年后曾和二弟柏水一起与人合伙在鄱阳湖边的忠臣港开过小商店,到县城贩来日用小商品,卖给过往的船民,借以增加家中收入,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活。

1949年4月底,解放军南下部队的一个连队进驻鄱阳湖中最大的湖岛——“莲湖”后,立即发动群众推翻了旧社会的封建统治,让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做主的新生活。我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投身时代洪流参加革命工作的,从此拉开了本人历练成长的序幕,开始了在阳光中前行、在风雨中成长的工作历程。

一、解放之年始工作 战士推举掌农会

1949年9月的一天,解放后新成立的鄱阳县第七区要召开全区农民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名额按照当时仍然延用的旧社会地方保甲体制^[1]分配。我和李家村的李昌柏同志一起被乡亲们推选为农民代表。

我能顺利参加全区农民代表会议,说起来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故事。

历史存在惯性,新旧交替易生惶惑。我的家乡刚获得解放,大多数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甚清楚,解放军来了以后,“改朝换代”的各种传闻在农民中间满天飞。当时社会上盛传“凡去区上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押解去当兵”的消息。刚解放的莲湖,国民党统治时期抓壮丁的悲惨场景还历历在目,“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旧观念还有很深的影晌。父母亲非常疼爱我,舍不得我离家外出,他们听说此事后,心生顾虑,并劝阻我不要到区上去。我那时年轻,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向往,很想去参加会议。为争取父母亲的同意,我做了许多解释,但还是消除不了他们的疑虑。情急之下,我便将在孙坊村建造碾屋时遭地方势力欺负、被蛮横驱赶并被强行夺走工具的事情捅出,以此劝说父母:只有有了新政府,我们贫苦人家

[1]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刚解放时,莲湖地区还未成立新的村级组织,仍利用旧社会的保甲体制开展农村工作。

才有出头之日。父母双亲终于想通了,不仅不再阻拦,还鼓励我要好好参加会议。孙坊村建造碾屋之事,说起来有点话长。

解放前夕的1949年2月底,我随父亲、叔父及师兄等人一起,按照事先的约定,去孙坊村建造该村村民碾米用的公共碾屋。不料遭遇上了上风岸7人木工团伙,他们依仗孙坊村的财主亲戚,强行抢夺碾屋的建造工作。我们虽然据理力争,但他们态度蛮横,毫不讲理,不仅武力驱赶我们,还抢走了我们的木工工具。我们势单力薄,有理无处说,只得撒手作罢,但又心有不甘。时隔不久的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解放鄱阳县城,随即分兵各地,建立农村政权,巩固革命成果。其中一支解放军连队开到了莲湖,很快帮助莲湖人民成立了新的乡政府,湖岛上开始洋溢着新的气象。这时有个师兄提出:“上风岸木工仗势欺人,无端抢走了我们的锯、斧、刨等工具,害得我们做不了事。现在解放了,有讲理的地方,我们要到新乡政府去申冤告状。”但推举谁去呢?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村人哪有见官的胆量,因此没人敢去。师兄们推来推去,最后竟推到我头上,理由是讲我读过书,能够说得上话,可以讲得清道理。那时的我年轻气盛,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为了讨回公道,我果真壮起胆子,到新乡政府去反映情况,请求领导伸张正义,解决问题。

新乡政府设在莲湖中心地带的慕礼村。我来到时巧遇好机会:区政府副区长李仲金同志恰好来到莲湖乡检查工作(我后来才得知他是一位随军南下的老资格干部)。我向乡长张正家同志反映情况时,他也在旁边听。我说的是方言土话,李仲金同志因是北方人听不太明白。他走到我面前问:“小鬼!你刚才是讲什么呢?”看到

他和蔼可亲的样子,我便将前不久在孙坊村建造碾屋时,被依仗有钱有势财主亲戚的木工团伙蛮横驱逐、抢走工具的事情重说了一遍。没想到这位南下干部疾恶如仇、脾气暴躁,他听到“有钱有势”几个字时就火冒三丈,当即责成乡政府严肃处理,并交待乡领导不仅要追回工具,还要求由我们建造碾屋。张正家乡长当即派乡干部张象裕同志去孙坊村处理,很快拿回了抢走的工具。我高高兴兴地回家告诉父亲,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连点头说:“新政府为穷苦百姓做主,真是好!”

解放后新成立的乡政府为普通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行为,使父母亲放心地让我去区上参加会议。

区政府主办的农民代表会议,是放在双港乡赵家湾村祠堂里召开的,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征收公粮。散会后,我立即赶回找到伪保长^[1],要他马上召集各位甲长开会,迅速落实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在随后召开的保甲长会议上,我认真传达了区政府会议精神,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拥护。大家商量好征粮办法后,民主推选我为征粮评议员,全盘负责征粮工作。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不重,广大农民对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非常拥护,农户们都按照评定的应征公粮任务数,积极踊跃送交稻谷或黄粟入库。我们这个村仅十天时间就足额完成了征粮任务。

在征收公粮期间,驻龙口的解放军连队每天都派出小分队到农村搞政治宣传。战士们在粉刷一新的墙壁上书写宣传标语,主要

[1]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解放前产生的“保长”已失去合法性,示以“伪”字加以区分,这是当时的普遍做法。

内容是：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解放军战士刷写标语后，又向农民群众表演短小精湛的文艺节目。我对此既感到新奇又充满了兴趣，积极参与解放军的活动，并主动向观看的农民群众讲解相关内容。我情不自禁的行动赢得了解放军战士的好感。

有一天，几个解放军战士来到我家，热情地邀请我到部队驻地去玩，我兴奋地接受了邀请。刚走进连部，刘连长和郭指导员就热情地迎上来与我握手，招呼我坐下来之后，随即与我亲切谈话。在询问了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后，二位部队领导提出要帮助新解放区建立新的地方政权，即成立农民协会，要我当农会主任，并暂任伪保长当副主任。

我原是怀着好奇之心去部队玩，没想到连队首长却要我当农会主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年轻的我未见过大世面，一时弄不懂“农会”的意思，不晓得“农会主任”要做什么事，心生忐忑，不敢接受。郭指导员见我推辞，便反复对我进行教育引导，他对我讲：“解放军会为你撑腰，你大胆干，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过了几天，郭指导员亲自带了几名战士来“十三保”^[1]的藕塘村召开保甲长和农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农民协会，选举我为农民协会主任，暂定伪保长为副主任，并经代表提名叶地喜同志为村长。此次会议决定：将第“十三保”改名为“第十三村农民协会”。我就这样因缘际会当起了村农民协会主任，开始了为党工作、为民服务的历程。

[1]“十三保”，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制定的农村地方组织名称，管辖的范围包括现在的龙口、爱民两个村民委员会，共计七个自然村。

二、新旧军队两重天 农民群众感受深

莲湖西北部的“龙口”，是鄱阳湖上的咽喉要道，它上连赣东北与安徽、福建两省广大腹地，下通长江战略水道，与南昌、九江等重要城市相隔不远。在大宗货物高度依赖水路运输的时代里，东来西往经过“龙口”的运货船只川流不息。

“龙口”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历代兵家的重视。元末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争夺天下时，此地曾是主战场，双方集结兵力在此反复争夺，伤亡无数也在所不惜。朱陈大战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至今在湖区广为流传，成为了鄱阳湖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给后人留下了探寻研究的丰富空间。

1942年农历四月中旬，侵华日军乘大型兵舰沿鄱阳湖水路进攻龙口，驻防此地的国民党军队未予抵抗就自行溃散。随后日军将兵舰停泊在离岸几百米的小鸣湖中，派出士兵乘小汽艇侵入湖边的汪家村。一群日本兵身背上了刺刀的步枪，手拿木棍，在村庄内恣意捉猪抓鸡，我家的狗见状对着他们狂吠，立即遭到枪击。日本兵抢劫鲜活畜禽后，又寻找年青女子奸淫，所幸全村妇女事先已逃走。但山背村的朱松山未能逃脱恶魔的侵害，他为避免其妻遭受凌辱，急忙驾驶一条小木船来汪家村岳父家接妻子回去避难，回程途中，遭日本兵拦截射杀，当场死于小木船中；还有从县城运货回来的汪前齐（外号‘黑卵子’）正将船靠岸时，遭日本兵无缘无故开枪射击，中弹后倒在船桅旁，不久身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依然重视龙口，并在此驻扎了一个整

编连的正规部队。国民党军队刚进驻的时候,当地老百姓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群众以为有了政府军队的靠山,鄱阳湖上的匪患会得到根除,社会秩序会好起来,从此过上太平的日子。没想到国军官兵强迫驻地群众无偿提供柴火、蔬菜等生活物资。附近各村的保甲长们为了息事宁人,只得向村民无偿征集。1947年,我18岁时,曾代父亲挑了一担柴去,我肩挑很重的担子走了好几里路,累得够呛,但国军官兵连一句客套的话都没有。一些国军官兵还经常荷枪闯入附近的村庄,蛮横骚扰百姓。有一天,几个国军士兵到汪家村要东西,村民汪茂才说话不小心顶撞了他们,国军士兵恼羞成怒,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放火烧汪茂才家的柴屋。围观的群众眼睁睁看着一栋完好的柴屋被烧毁,关在里面的一条耕牛来不及解开缰绳,被大火烧得惨叫。老百姓对国民党官兵敢怒不敢言,但内心都在盼望“瘟神”早点离开。

1949年4月底,解放军来龙口驻扎后,情况很不一样,完全是两重天。解放军战士态度和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向当地群众宣传政策、宣讲形势的同时,还扶贫济困、伸张正义。因此很快得到了广大农民的信心和拥护。

刚解放时的鄱阳县,境内土匪猖獗。北部的山区有以李逢春为匪首的“九路军”祸害百姓,为保护当地新生的地方政权,牺牲了不少解放军干部战士;西部的鄱阳湖中有长山“独立团”水匪为患,曾在湖中抢劫过解放军运粮船,并残忍杀害了随船押运粮食的解放军战士。因此驻扎在湖区的解放军部队还承担了清缴枪支、剿灭土匪、消除匪患的军事任务。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解放军来汪家村清缴枪支弹药。战

士们在进村的路上捡到一张诬告我家隐瞒枪支不交的字条。解放军战士警惕性很高,当即来到我家,要父亲交出枪支。父亲一头雾水,不知祸从何来。当他知道被人举报时,非常气愤地说:“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天大的冤枉!我是一个做木匠的贫苦农民,哪有钱买枪?买枪又作什么用!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有人诬告陷害我。”因事关重大,解放军将父亲押解到新成立的乡政府审问。在审问过程中,战士们始终是说服教育,没有逼供,更没有打骂,还给父亲安排了吃住。由于审问多次没有结果,又将父亲押解到解放军缴枪剿匪驻地——双港区马鞍山进行审问。父亲在此巧遇莲湖乡下岸村的张沅芝同志,他当年参加了解放军,刚好随部队驻扎在马鞍山。张沅芝与父亲熟识,当他知道父亲因涉嫌隐藏枪支被押来审问时,就主动上前作证明,他说父亲是他邻村人,出身贫苦善良人家,以做木匠为生,没有任何不良的历史问题,不可能私藏枪支。解放军战士通过数天的多次审问,早已对举报父亲私藏枪支的事情产生了疑问,经张沅芝同志这样一讲,解放军最终相信了父亲的清白,并将他无罪释放。父亲离开前,解放军对他好言安慰,并嘱咐他回家后要好好做事。父亲安全回家后,村民们都觉得惊奇,大家都说:“若换成国民党的军队,不死也要脱层皮。”解放军这种不冤枉好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使父亲感激涕零。从此父亲对解放军充满了好感。

1950年3月春耕来临之后,农民们开始忙碌各种农活。驻扎在龙口的解放军连队,经常派战士下农村帮助农民搞农业生产。我因是村农会主任,战士们来汪家村时都是由我安排到需要帮助的农民家干农活。我村绝大多数农户的田地都很少,并没有多少农活